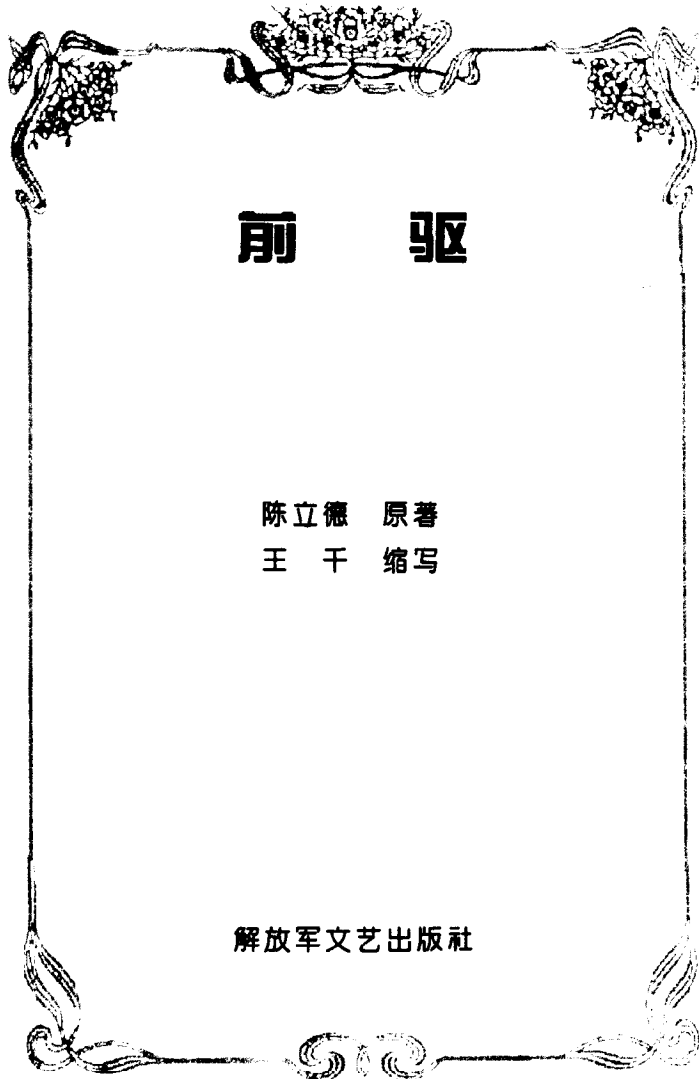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floral and scrollwork motifs framing the text.

前 驱

陈立德 原著
王 干 缩写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前驱:缩写本/陈立德著;王千缩写.-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6.1

(中外军事文学名著(缩写本)丛书)

ISBN 7-5033-0729-3

I. 前… II. ①陈… ②王… III. 革命斗争小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北京昌平兴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6年1月第1版 1998年3月北京第3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375

字数:164千字 印数:16,001—31,000

定价:10.00元(膜)

一九二六年，中国的南方正面临着一场革命的大风暴

万先廷历尽艰辛来到了大革命的根据地——广州。

一路上，兵荒马乱，人心惶惶。从省城长沙到株洲，火车完全瘫痪了，就连走路也不敢在白天走。那是怎样的一片混乱的世界啊！株洲、衡阳一带，天天都在开仗；到处是毁于炮火的残垣断壁，到处是一堆堆尸体；听不见鸡叫狗咬，活着的老百姓也都完全跑光了。想到前不久在家乡时的那番激烈沸腾的革命景象，再看眼前，万先廷简直像在做一场最可怕的噩梦。

那些天，人们的精神是怎样的兴奋昂扬啊！就在他们那个偏僻的小山村里，也看得出革命就快成功了。万先廷永生也不会忘记，在那些天里，几千年来世代代压抑在人们心中的仇恨和怒火，就像天崩地裂似的爆发开了。省城附近几个县的农友，都结成大队赶往省城，跟那里的工友和学生们汇集在一起。几十万人，拳头举起望不到边，一声口号震得天摇地颤。这就是湖南各界的“请愿驱赵”大会。那个湖南土皇上、老奸巨滑的军阀省长赵恒惕，当天夜里就带着全家逃上了日本兵舰。可是，坐镇在汉口的北洋军阀头子吴佩孚，很快就帮助另一支忠于赵恒惕的湘军——叶开鑫的队伍，重新杀回了湖南。

看着眼前的这些痛心的景象，万先廷就想起了自己的家

乡和亲人。当村子里重新被北洋兵用刺刀和枪杆占据，那些豪绅财主们又掌起穷人的生杀大权的时候，农民协会又转为艰苦的秘密活动了。万先廷是村农协的领头人物，财东豪绅的死对头，这时也就必定地成了他们所要除掉的眼中钉。对于豪绅军阀的压迫和搜捕，万先廷并不害怕。从一年多前在村子里暗地闹农协起，他就把自己的身心都交给了全体的穷苦弟兄。他觉得，要能够真刀真枪地跟那些豪绅军阀对着面斗一斗，倒是蛮痛快淋漓的事咧。

一天深夜，那个领着他们暗地闹起农协的容先生容大川，从省城赶到他们村子里。一见面他就问万先廷道：

“先廷，你看怎样办呢？”

“大叔，给我一杆枪吧！这样躲来躲去，真要把人急死了！”

“我自己也是条光杆，哪里有枪给你？”容大川望着他微笑地说。他摸透了万先廷的性子，不慌不忙地望了他一会，才说道：“要枪的地方倒是有，就是不晓得你敢不敢去……”

“大叔！”万先廷激动得涨红了脸，“你还不晓得我！……只要有枪，是水是火，我哪里也敢去！……”

就这样，万先廷带了容大川写的一封给广州党的机关的信，大风给他细心地缝在短褂的衣领里——随同邻近县区里的几个青年人，一齐向广州进发了。

回想起他别离家乡的一瞬，那是怎样的叫人激动难忘啊！万先廷早已没有家庭和父母了。父亲的一个拜把的兄弟赵大叔，把他从一两岁抚养到如今。赵大叔家里还有两个女儿，为了这几个孩子，这一对老人历尽了多少的苦难和艰辛。眼前看着孩子的手脚大了，肩膀宽了，就要远走高飞了，他们虽是心疼难舍，更多的，却又是自豪和高兴。

别离啊，给人们带来过多少复杂的情感，留下了多少痛苦而又幸福的回忆。年轻人的心，谁不会为它而激动呢？和万先廷一同成长起来的大凤，比别人倍加伤心。她知道先廷哥的出走，是去参加为天下穷苦工农谋利益谋幸福的事业，可是，十九岁的少女的心，那一颗朴实而纯真的心，却怎样也无法克制那第一回同最亲密的人相别时的伤痛和激情啊！她躲在母亲的房里，说是收拾包裹，其实，那包裹母亲在白天就已收拾好了。她却一次又一次地把包裹打开、包好，又打开，重新包过；她似乎想把那说不尽的千言万语和对亲人远行的所有祝福和嘱咐，完全包进那个小小的蓝底白印花的包裹里去。……直到过了省界以后，万先廷才惊喜地发现，那包裹里多了一双底子格外厚实的布鞋和一个绣花的小荷包。看着那精心细工做成的荷包和布鞋，万先廷便想起了大凤那勤快灵巧的双手，和临别时那一对含情脉脉的、闪着晶莹泪光的大眼睛……

一路上他吃够了苦头，跋涉了半个多月，才到了广州。

万先廷找到一条清澈的小溪，想喝点水。他站在溪边向下望时，不禁吓了一跳，真以为旁边还站着另一个人——他简直认不出自己来了。那溪水里映出来的，是一个又黑又瘦、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人。他看着看着，不觉自己也笑了。这个样子回到家乡，大凤准会不敢相认的，她的心该多疼啊。万先廷喝足了水，用河水洗了个脸，动身往市区走去。

广州，这就是充满着革命活力的广州。喊着难懂的话的小贩，穿香云纱衫裤拖木屐的生意人，剪短发系长裙的女学生。这一切多新鲜！但最使万先廷激动的，是大街上那一片鲜艳的红旗。那旗帜，在他们湖南，只要查出来就要被杀头的；可是在这里，它却飘扬得那样大胆，那样骄傲自豪！还有那些斗大的

红字标语，那上面写着多少年来蕴藏在万先廷内心的话，写着多少年来全中国穷苦工农的要求和愿望：“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铲除土豪劣绅，实现耕者有其田！”“唤起民众，完成北伐！”……这一切像梦境，这是一个最美好最美好的梦啊！广州，在他先前听容大川讲孙中山的革命事迹时，便曾经多么热烈地引起过他的向往。今天，他自己终于在这城市的街道上走着了。后面突然响起了一阵振奋人心的口号声：

“打倒列强！打倒军阀！”

“民众起来，促请国民政府早日北伐！”

听见这口号声，万先廷的心也震撼激奋起来，他又惊又喜地望去，只见那边丁字街口聚集了一大堆人。靠一家店铺的门楼前，搭着一张大方桌，一个婀娜顾长的少女站在上面，正在讲话。万先廷走过去看。那少女剪着齐眉的短发，衬着一张白嫩的清秀脸儿，两道弯弯的秀丽的细眉，一双乌黑明亮的大眼睛，给人一种纤细、文雅、亭亭玉立的美感。她站在桌上，在慷慨激昂地讲着，不时挥动着手里的红旗。她的声音清脆，流畅，说来娓娓动听。只听她讲道：

“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们！打倒列强，打倒军阀，铲除土豪劣绅，是我们国民革命的目标！前不久，湖南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已经为了主义，赶走了那里的军阀省长赵恒惕，他们已经用自己的鲜血开辟了北伐的道路！可是因为没有得到国民革命军的支援，刚刚到手的胜利果实又被吴佩孚摧毁了！他们正在血泊中奋斗，他们日夜在期待着北伐！……”

她越讲越激奋有力，白嫩的脸变得绯红，听众都被她感动了。万先廷虽然有些话还听不很懂，可也同样为会场的激昂情绪所感染，止不住一股热血直往上涌来。他对这个女子十分佩

服，心想，看不出这样年轻文雅的姑娘家，在大庭广众之中有这样大的气魄；要是大风也能变成这样，那该多好啊！

离开人群，万先廷大步在街上走着。激动的情感还在猛烈地冲击着他，使他全然没有注意街道两旁的店铺和身边熙熙攘攘的行人。他只是大步地向前走着。好一阵，他隐隐约约听见后边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喊：“先生，先生！……”

万先廷不管它，只是往前走。可是那个声音却是那样固执地纠缠着他，总在耳边响着：“先生，先生！……”

万先廷终于停下了。他要看看，到底是在喊谁呢？

一个姑娘好不容易从后面赶上来，一对闪亮的眸子却正是微笑地望着他。这不是刚才演讲的那个姑娘么？

“先生，”姑娘赶上来，望着万先廷含笑喘气地说，“你走得真快……”她那对眼睛像夜里闪亮的星星。

“叫我？”万先廷惊讶地望着她，说不出话来。

“先生，”那姑娘却十分大方地望着他说，“你刚丢了一件什么东西吧？”她举着手里的斗笠，“这不是你的么？”

万先廷的脸一下发热了。嘿，这样大件东西丢了，他还不知道。他接过来，拘谨地低声说道：“多谢你，小姐。……”他迟疑着转身要走。

姑娘却突然放声地笑起来，白嫩的脸上便现出两个圆圆的小酒窝。她笑着说道：“‘小姐’，这些年我还是头一回又听见人叫哩。你是从外省来的吧？”

万先廷低着头，在陌生女人面前他总显得不自在。他想早些脱身，便点点头，简短地说：“是的，从湖南……”

“湖南！”姑娘兴奋地问，“那边的情形怎样？”

万先廷真感到窘迫了。他不适应这样在大街上同一个姑

娘并着肩走，而况这样亲热地说话。她的那双大眼又是那样光彩照人，富于情感，令人不敢对视。但又不好明白地向她表示冷淡，只得把家乡的情形略略述说了一些。那姑娘的情绪却是那样易于激动，她那文雅柔嫩的脸也随着万先廷的叙述变化着，时而兴奋，时而沉思，时而紧蹙双眉，时而又快活地发出银铃似的笑声。万先廷真受不住，深怕她那样的笑声，招引行人看他们。姑娘却满不在乎。他站住了，竭力使自己显得客气文雅地低声说道：“对不住，小姐！我还有事情……”

她看出来，却并不生气地笑道：“我明白了。你是害臊了吧？看，这么多人瞧着，跟一个女子走在一起，多不成体统啊！”

他想辩解，可是又说不出一句话来。

“好，我们再见吧！”姑娘微笑着，大方地伸出手来——可是又想到不适当，便把手收回去，说道，“谢谢你给我讲了那样多的事情。我们兴许还会见面的。我姓姚，在中央党部妇女部工作。”说完，笑着向万先廷点点头，转身飘逸地去了。

万先廷看看天色不早，便拿出已经记得烂熟的那地址来，向街旁一家西药房走去……

靠着一路人们用笔和手式的指引，万先廷终于找到了他要到的地点——那是一座靠近城郊的三层楼房。

进门是一座宽敞高大的正厅。两旁有宽大的楼梯。中间悬挂着三幅大画像。万先廷认得，那是革命的领袖马克思、列宁和孙中山。画像两旁的对联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下面还有一张毛笔恭楷的“总理遗嘱”。在这庄严肃穆的大厅里，万先廷止不住激动地心跳起来，就像个久别老家的孩子，又回到了他朝夕思念的慈母怀中。他恭恭敬敬地站住，朝画像鞠了三个躬。然后向大厅左面那宽大的楼梯上走去。

上楼便见一条长而且宽的走廊，两旁的房间都关着门。他不知该找哪一间才好，正在犹豫，只见一间房门开了，走出一个穿着灰布军装的女兵来。那女兵看见他的装束，又见他犹豫地站着看自己，便热情地迎到他面前问：

“同志，你来找哪里的？”

“同志！”这声音，万先廷感到多么亲热、多么新鲜啊。还是在入党的那个夜晚，容大叔向他们叫过这个庄严的称呼。他那时说，喊起它，走遍天下都找得到亲人的。万先廷立时把容大叔写的那张小纸条拿出来，递给她看。

那女兵看过，又亲切地看了看万先廷，便笑着点点头道：“你跟我来。”

她把他带到走廊尽头的一间房子里，交托给一个穿学生装，留平头，戴副深度近视眼镜的年轻人。后来才知道，那女兵姓孙，戴眼镜的年轻人姓冯。听万先廷把从家乡到这边的原由和经过都谈了，老冯就告诉他，跟他一起出来的那几个年轻人还没有到这边，又问他愿意到哪里去做工作。如今由共产党员领导和作骨干的学堂，有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讲习班；要进黄埔军校也行，可以保送。万先廷牢记着出来时亲人们的叮嘱，一口要求让他去当兵。老冯望着他那股倔强劲，不觉也笑了，便叫他在房里喝着茶等一会，走出去了。大约过了喝完半杯茶的工夫，老冯回来了。他脸上放着兴奋的光，似乎有什么喜事来临。果然，他望着万先廷欣喜地说道：

“恭喜你，万同志。本来独立团的名额早满了，可如今为了适应北伐的形势，又要成立一个新兵营。袁野同志赞成你去。”

“独立团”？是个么样的队伍呢？万先廷惊疑地想着，以致没有去管这赞成他去的袁野同志是谁。从老冯的语气看来，这

个队伍似乎是与众不同的。他也不好探根挖底，只是性急地问了句：“冯同志，那我什么时候能去呢？……”

老冯似乎完全理解他的急迫的心情，坐到桌前，点点头道：“我这就给你开个信。”一面打开墨盒，拿出信纸；一面又热心地向万先廷介绍：如今属广东国民政府管辖的革命军，连这回在湖南刚刚起义的新湘军在内，共有八个军；这些军里的情况都非常复杂，各自有各自的打算；而且大都是由先前几个省的地方军阀队伍改编过来的，革命的主义和思想还不十分明白，有些还完全当作是个人争权夺利的工具。因为意见不一，广东的国民政府迟迟不能北伐。根据这些情况，共产党在南方的领导机关已经派了不少共产党员参加部队做政治工作，另外，特别决定亲手组成一支完全革命化的军队，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做骨干，吸收大批愿为革命的主义牺牲奋斗的热血青年，预备担任北伐的先遣部队，为推动北伐革命贡献一切力量。这个队伍的编制虽然不很大，可是它将要担起的责任，却是多么的光荣重大啊！介绍到这里，老冯带着自豪的语气说道：“你去就知道了，那里才真正是大公无私为主义奋斗的革命军队，那里的弟兄才全体是把一切交给了民众的优秀同志啊。……”他提起毛笔来，才不再说话了。

虽只是简单扼要的一些介绍，已使万先廷对自己将要去的这支军队加倍地向往了。他的目光也随着老冯写字的手移动着。老冯的一手毛笔字写得快而且好；写好了信，他又拿过一个信封来写上了“齐营长钧启”几个大字。他一面装着信，一面看看万先廷，似乎怕他不明白似的，解释道：

“你把信交给齐营长就行，这几天，团里就是他在负责任。你不知道他吧？那是个极厉害的人咧！他打起仗来有勇有谋，

人都叫他赵子龙，你去就看见他。”

老冯告诉他，队伍还驻扎在离广州很远的一个小城镇里，需要坐船去。他又说，傍晚时有一条从那里来广州运送需品的汽船回去，要他到珠江边的一座码头上去找那位军需官。又给他仔细画了去江边码头的路线，然后，给他带上一大包包子和叉烧让他拿到船上吃。万先廷就有点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走在去江边的街上，万先廷想着老冯的话，为那即将开始的新的生活振奋着。他一路走一路想，已经走到了沿着江边的那条堤街上，看来码头就要到了。他便细心地看着那些停泊着大大小小船只的江边，寻找着他要找的那个码头。正走时，没留意，只听身后突然地响起了“滴！滴！”刺耳的汽车喇叭声，把他吓了一跳。赶紧闪开向后看时，便见一辆黑色的乌龟壳似的小汽车从他身边冲了过去。他似乎看见，在那疾驶而过的轿车的后座上，坐着一个穿了革命军军服的大胖子，他挺胸凸肚地半躺着，就像在省城见过的督军镇守使之类的军阀。难道他们这么快又变作革命党了？……万先廷想着，那块沉重的石头又压在了他的心上。可是他想到刚才老冯说的，北伐眼看就要开始了，就又心情开朗起来。管他那些胖子是什么人呢，反正跟自己没有关系。他想着，把肩上的包裹和斗笠用力再背得紧一些，迈着自信有力的大步，向前面走去。

二

其实，万先廷的猜想，只有一半对了。那车里坐着的胖子，固然不是什么军阀的督军镇守使之类；然而，他却跟万先廷和他家乡的亲人们所朝夕期待盼望的北伐大有关系。他就是为了北伐的事，去参加一次由陆军总监蒋介石召开的秘密会议的。

这胖子，就是国民革命军黄埔学生军的一个师长范桐少将。他在黄埔军校当教官时，正赶上他们的校长兼军长蒋介石在学生军内“清党”，大批的共产党员被排挤出了这个军，大批的忠于他的嫡系门徒被安插了进来。于是，范桐少将便也在这时“荣升”了这个军的一名师长。

车到黄埔军校，范桐下得车来，推开客厅的门匆匆走进去。沙发和藤椅上都已坐满了人，他又迟到了。今天的会似乎特别要紧，不光来的都仅只是军和师里的主官，而且那沙发上还坐着两个不常来的贵客：一个留平头，戴眼镜，瘦小衰弱，穿长袍马褂的老头子；另一个又瘦又小，尖嘴猴腮，穿西服，也戴眼镜的小白脸。他们两个都是蒋介石从前在上海做交易所生意时的老板兼同伙；如今又变成了他的高级谋士，在国民党里担任着重要的职位。那个老头子名叫姜仲贤，小白脸叫作王亚夫。范桐预感到局面的严重，便轻轻坐到经常同他打牌的另一

个师长身边，看着正面那张大办公桌后的黑漆皮太师椅空着，他低声而紧张地向那个师长问：“校长呢？……”

那个师长苦着脸，把头往里边的房间偏了一下。

“怎么啦？”范桐也苦起脸来，连打了两个饱嗝。

“还不是为北伐！”那个师长是蒋介石亲信中的亲信，不久前“中山舰事件”就是他们那个师干的，他因此很骄傲。

这时，通里边房间的那道门突然开了。从里边传出蒋介石那恶狠狠的尖锐高亢的浙江口音：

“……不接!!! 啥? ……把电话撤掉，谁来的也不接! ……娘希匹，全是些混蛋! ……”

接着，只听“嘹嘹”一声，大约是听筒被撂在电话机上了。

范桐一怔，楞着眼向两边望望：他旁边的几位师长们都紧绷着脸；姜仲贤在捋胡须；王亚夫的下巴也挂下来，发着呆；只有那个平时爱摆出斯文架子的郭凌云正襟危坐，安之若素，似乎隔房的喊声远在千里。

一阵马靴踏的噔噔响，接着是椅子碰倒的声音——全副武装的蒋介石气冲冲的从里边房间冲出来，砰地一声带上门，一屁股就坐到办公桌后的皮椅上，呼呼出气。

蒋介石，不到四十岁，瘦挑身材，长脸、高颧骨、尖下巴；高高的鼻梁，宽宽的嘴唇；那一对眼睛，常瞪得又大又亮，遇着发怒时，那眼珠便暴起来，令人望而生畏。

他在浙江一个盐商的富豪家庭里度过了少年时代，后来投进袁世凯办的保定军官速成学堂。毕业后，被保送到日本去学军事。在那里，他一面结识了不少武士道的朋友，一面也跟当时革命党里有名的“票友”陈其美拉上了关系。在上海都督陈其美的门下，当过少将团长。替陈其美亲手刺杀了他的政敌

——陶成章。陈其美死后，他便改行到证券交易所去做投机生意。后来投机不成，赔了老本，只好靠交易所那个大股东姜仲贤的引荐，到广东投奔孙中山“革命”。那时孙中山正在艰难中，最珍贵患难与共的朋友。这正好为蒋介石搭下了上升的阶梯。后来孙中山找到了革命的坦途：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蒋介石也从中找到了爬上阶梯的秘诀：“左倾”。从此他靠着自己的随机应变和钻营奋斗，青云直上。

“娘希匹！”蒋介石气犹未息，忿忿地骂了一句。“这些小赤佬硬是想拆老子的台！娘希匹，逼得太狠了，翻脸就翻脸，看老子们谁怕谁！”

姜仲贤摸了一把胡子，慢条斯理地说道：“阿伟，”这阿伟本是蒋介石在上海用的小号，交易所搭股子就用的是“蒋伟记”；不过后来发了迹，人们不好再叫了。只有姜仲贤同他曾有师生之谊，一则是叫顺了口，二则是表示亲切。“小不忍则乱大谋。当初上海那帮兄弟，让你到广东来革命，是指望你成大业的。北伐——这是个大‘扣子’，你在这里一喊北伐，阿德^①他们在上海的腰杆子都会硬，外国人都抢着上门。这笔生意慌不得。两边都要下工夫，一个主顾是卖不出大价钱的。”

姜仲贤这个跛老头子，起先是在巴黎卖古董，后来回上海开交易所，办赌场，说黑话吃花酒比读书写字要内行得多。孙中山奔走革命的时候，因为陈其美的关系，姜仲贤曾捐过一些钱。民国建立后，他也就变作“革命元勋”了。

蒋介石听了这番“庭训”，虽觉有理，可是并未解脱他当前的窘境：为了该谁先打出去这个问题，各军已经争论好久了。

^① 即上海大买办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走狗、当时的总商会会长虞洽卿。

几个军的首脑都是当年独占一省的土霸王，也都想趁此机会打出去，可是，这些人过去都吃过亏，怕“行动不慎”，被人家连眼前的这点老本也吞掉；而况他们又看得出，姓蒋的是想把他们先推出去，试试吴佩孚的刀锋。便说既然“蒋同志”想当总司令，便应当作各军的模范，把自己的黄埔军调到前方，跟北洋军较量一个回合；这一军将得煞是厉害，他真想趁此机会打出去，在北伐中显显本事，可是转而想到吴佩孚的厉害，怯懦又占了上风。这些天，广州的游行队伍整日整夜不散，“北伐”的口号喊得比打雷还响；共产党又提出好多理由，说只有早日誓师北伐，援助起义湘军，才是广东国民政府唯一的出路。他真像爬上了热锅的蚂蚁，上也上不来，下也下不去了。

蒋介石眼一瞟，扫了在座的军官们一眼，也是一个个愁眉苦脸，似乎并无良策。而请来的两位谋士：姜仲贤又只会说生意经，也生不出一兵一卒来；至于那个尖嘴猴腮的王亚夫，虽然号称是留过洋的博士，其实却只不过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上海小开，连点商人的本事也没有。

蒋介石的眼光，最后落在了教务长郭凌云的身上。郭凌云，虽只三十多岁，就颇显出过份的老成持重了。他在日本学过军事，成绩不错，据说还得过天皇的奖章；在蒋介石的黄埔系中，他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军事人材。不过，蒋介石的逻辑是人越笨越可靠，虽然像郭凌云这类并不算十分聪明的人，只要稍稍有些棱角刺眼的地方，闭着眼也要防他几分。

蒋介石亲热地叫他的字道：“子廷，你有什么好办法呐？”

“我……”郭凌云早料到他会问着自己，便微微一笑，从沙发上坐直了身子，稳重而谦恭地说道，“我看，还是请仲老和延焘兄先发表高见吧。”延焘是王亚夫的字。

姜仲贤拿下雪茄，咂了一下厚嘴唇，忽然叫烟呛住，激发了老毛病，他耸肩驼背地拼命咳嗽起来。

蒋介石又有些发躁了，他不耐烦地用指头敲着桌子：

“你快说罗！这里都是自己人，还用什么客气！”

郭凌云扶了扶眼镜，斜睨了两旁的人一眼，脑中突然掠过一丝“鹤立鸡群”的傲意，他冷静地、字斟句酌地说道：“依我看，北伐这一关，对校长日后的功成名就大有关系。谁要抓住它，谁就能上顺天意，下合民情。校长既然把这着棋举起来了，我看，就不妨干脆下出去！……”

“下出去？”范桐和几个师长们同时喊出来：“我们？”

蒋介石的两只暴眼珠瞪得大大的；姜仲贤用力咬着雪茄；王亚夫伸着又长又细的脖子，像个等着喂食的肉麻雀。

郭凌云玄妙地摇了摇头，越发显出得意地说道：

“难道除了湘军和滇军，就再也找不到打头阵的人了吗？”他顿了一下，似乎称着这两句话的份量。“依我看，广东军跟广西军里的那些军师长，都是些好大喜功的家伙。只要校长来一个激将法，不比那些滑溜溜的水晶球好上钩吗？”

蒋介石皱起眉头来想了一想，觉得这话倒有些道理。其实这个办法他也是想到过的，只是觉得把握不很大。他歪过头向一旁问：“仲老，你看怎样？”

姜仲贤闭着眼，半晌才慢吞吞地睁开，晃着头说道：“这怕也靠不住。广东军是这块地方的地头蛇，谁肯丢下现钱不要，去做赔账买卖？广西军哩，也是有地盘的。再说，那伙人都是眼睛长在额头上，明摆着贴本的事，他们还能看不出来？”

“您也未免太过虑了，仲老。”郭凌云受了这番抢白，心里老大的不高兴，渐渐露出些锋芒来，“广东军的老家虽是这里，

可他们的将领都是些野心勃勃的人，特别是潘振山那样二杆子货，做梦都没忘掉出人头地、名震全国！要是有这么几个人喊他两声北伐英雄……”

王亚夫插了一句：“他们军长不答应怎么办？”

郭凌云胸有成竹地冷笑一声：“你别把潘振山那些人看得太老实——都是一群恶煞神。军长又怎样？只要把他们拉动了，兵权不都在他们手里！”

“娘希匹，这家伙又有些得意忘形了！”蒋介石心里骂了一句想：“不能让他太张狂，得给他个软钉子碰碰！”想着，便咧嘴一笑，说道，“子廷说得也不错。不过，”他摸了摸光光的头，走到一幅地图跟前——大家的视线也都随着转移过去，听他说：“湖南战局节节失利，这一层也不能不考虑到。吴佩孚如今正像一只刚恢复元气的老虎，谁先打出去就先碰上他的锐气。潘振山虽是二杆子，我看，他总不至于傻到这个地步！”

郭凌云挨了这一软棍，敢怒而不敢言地生着闷气。

大约沉默了喝完半盏茶的工夫。

“报告校长！”范桐忽然一本正经地站起来：“部下听说，共产党不是刚刚成立了一个独立团吗！……”

“你想让他们去？”郭凌云微微一哂，似乎笑他出的主意也太笨，“你以为他们就会这样傻？一个团成立还不到半年，又全是些连炮弹也没见过的新兵，就硬拿着鸡蛋去碰石头？嘿嘿，除非是群疯子……”

“共产党就是疯子，比疯子还傻！”范桐嚷道：“你没看东征时，他们不是硬碰哇？！差点连我的命也跟着赔上了呢！”

蒋介石不觉暗想：这家伙主意虽笨，倒还真有点学问的。可要是他们不答应呢？他一边想，一边急促地踱起步来。